

神聖人生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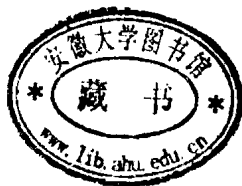
〔印度〕室利·阿羅頻多著

商務印書館

神聖人生論

〔印度〕室利·阿羅頻多 撰

徐梵澄 譯



商務印書館

1984年·北京

Sri Aurobindo

THE LIFE DIVINE

The Greystone Press, New York, 1949

All India Press, Centenary Special Edition, Pondicherry 1972

本書據紐約格雷斯通出版社 1949 年版譯出

又據瑛地舍里全印度出版社 1972 年百年誕辰紀念精印本校訂

365/00

神聖人生論

〔印度〕室利·阿羅頻多 撰

徐梵澄 譯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統一書號：2017·312

1984 年 5 月第 1 版

開本 850×1168 1/32

198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數 769 千

印數 9,000 冊

印張 33 1/4

定價：(精裝) 4.65 元

目 錄

第一卷 宇宙與徧在真實性

第 一 章	人類的企慕	3
第 二 章	兩種否定 甲 唯物論的否定	8
第 三 章	兩種否定 乙 出世道的拒絕	19
第 四 章	徧在底真實性	27
第 五 章	個人的命運	36
第 六 章	宇宙中人	45
第 七 章	私我與對待	54
第 八 章	韋檀多之知識方法	63
第 九 章	純粹存在者	74
第 十 章	知覺力量	83
第 十 一 章	存在的悅樂: 問題	94
第 十 二 章	存在的悅樂: 解答	103
第 十 三 章	神聖摩耶	115
第 十 四 章	超心思爲創造者	125
第 十 五 章	無上真理知覺性	136
第 十 六 章	超心思三位	146
第 十 七 章	神聖心靈	154
第 十 八 章	心思與超心思	163
第 十 九 章	生命	178
第 二 十 章	死亡, 欲望, 與無能	193

第二十一章	生命之昇起	203
第二十二章	生命的問題	211
第二十三章	人的二重心靈	222
第二十四章	物質	235
第二十五章	物質之結	244
第二十六章	體質上昇的系統	256
第二十七章	有體的七絃	266
第二十八章	超心思，心思，與高上心思摩耶	275

第二卷 明與無明——精神的進化

第一部 無限的知覺性與無明

第 一 章	非決定者，宇宙決定，與不可決定者	297
第 二 章	大梵，補魯灑，伊濕伐羅，——摩耶，勃羅 克里諦，爍克諦	323
第 三 章	永恒者與個人	366
第 四 章	神聖者與非神聖者	389
第 五 章	宇宙之虛幻；心思，夢，與妄識	413
第 六 章	真實性與宇宙虛幻	439
第 七 章	明與無明	482
第 八 章	記憶，自我知覺性，與無明	501
第 九 章	記憶，私我，與自我經驗	511
第 十 章	同一知與分別知	524
第 十 一 章	無明的界際	553
第 十 二 章	無明之起源	566
第 十 三 章	知覺性・力量之除外集中與無明	5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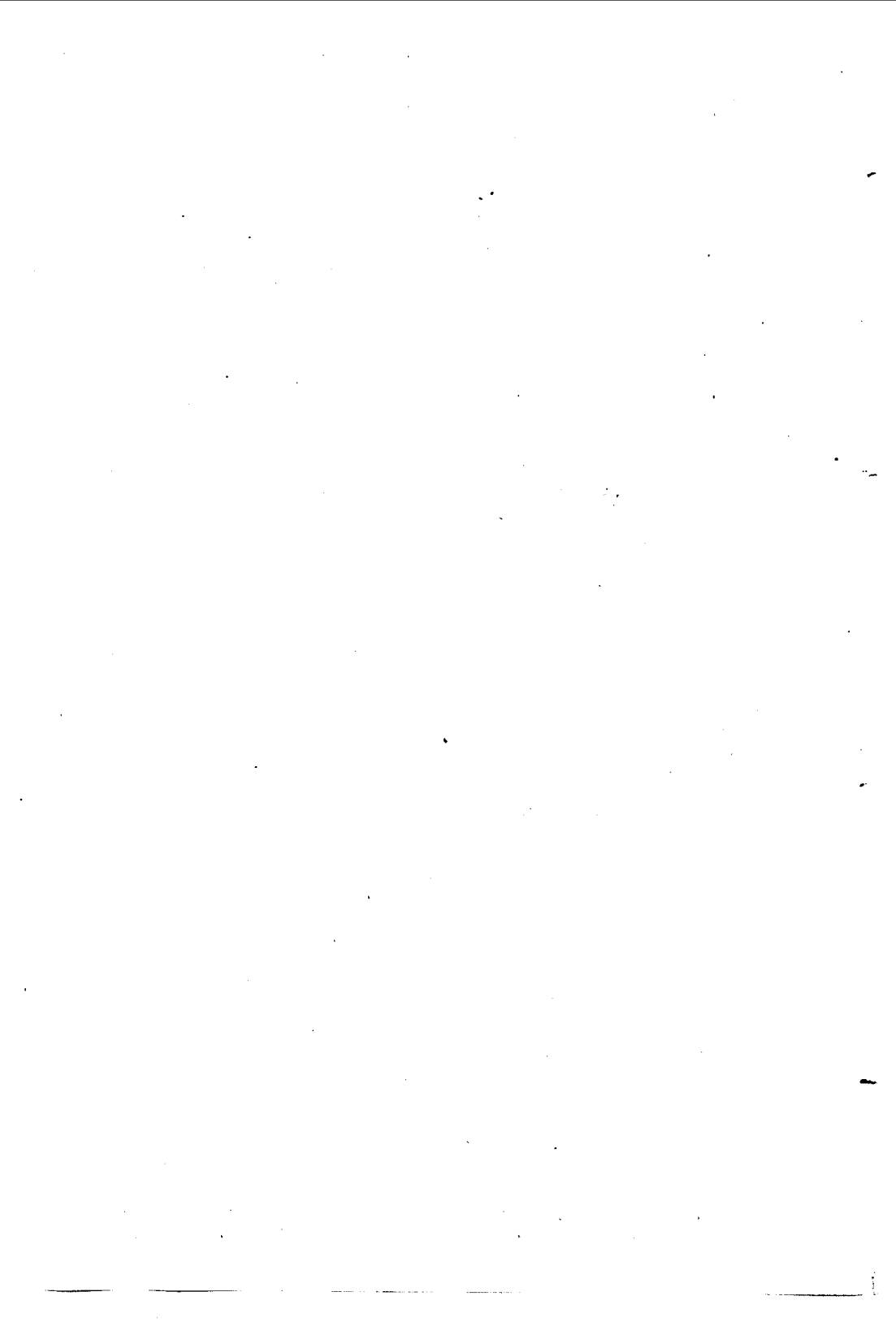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四章	虛偽,錯誤,不善,與罪惡之由來及其對治	596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部 知識與精神進化

第十五章	真實性與大全知識	633
第十六章	整體知識與人生目標;四存在論	657
第十七章	向知識進步——上帝,人,與自然	683
第十八章	進化程序——上升與一統	703
第十九章	出七重‘無明’趨向七重‘知識’	726
第二十章	重生哲學	742
第二十一章	諸世界之序列	765
第二十二章	再生與其他世界;業,心靈與長生不死	792
第二十三章	人類與進化	822
第二十四章	精神人的進化	844
第二十五章	三重轉化	883
第二十六章	向超心思上達	912
第二十七章	神聖智者	955
第二十八章	神聖人生	1004

第一卷

宇宙與徧在真實性



第一章 人類的企慕

人，在他的醒覺了的思想中，他的最早底先務，看來彷彿是他的必不可免的究極底主要事務，——因為這經過了最長久底懷疑論諸時期而猶存，每趟被貶斥後又回轉，——亦即是他的思想所能憧憬的最高者。這事自顯表於‘神道’的推測，向完善化的衝動，對純粹底‘真理’與無滲雜底‘幸福’之追求，一祕密底長生的意識。人類知識的古代黎明，給我們留下了這恒常底企慕之見證；今天我們見到人類是厭足了對‘自然’界外物的勝利底分析，但是不滿意，準備回到他的原始底想望中。明智的最古底公式亦自許為最後底公式，是——‘上帝’，‘光明’，‘自由’，‘永生’。

人類的這些固執底理想，與其尋常經驗相違反，同時又是許多更高深底經驗之肯定。這些高深經驗，於人類為非正常，在其有組織的全般性上，只能由一革命性底個人努力，或改革性底普通進步而達到。在一動物性底、自利自私底知覺性中，而知道、而保有、而成為神聖本體，變化我們的半明底、或幽暗底物理底心性，為全滿底超心思底光明，在只承受飄忽底暫時滿足又為生理底苦痛與情感底憂患所圍攻之處，而建立平安與自體存在底福樂，在自呈為一聚積機械底需要之這世界中，而建立起無極底自由，在隸屬於死亡與常變的身體中，而去發現且實踐不死之生命，——凡此皆呈獻於我們面前，作為‘上帝’在‘物質’中之顯示，‘自然’在她的地上的進行之目標。這些未經實現的理想，與已經實現的事實之直接衝突，在通常底物理智識，以其知覺性的現在這組織為其可能性之極限

者，是反對牠們的有效性的最後理由。但是，設若我們對世界工事取一更有籌度的觀念，則此直接反對，倒像是‘自然’的最深沈底方法之一部分，是她的最完全底認可之鈐印。

因爲，一切生存問題，原本皆是和諧的問題。問題之起，起於對一未解決的矛盾之認識，與一尚未發現的調和或合一之本能。以未解決的矛盾而自安，於人之實際底、和較屬動物性底部分是可能的，但於他的充分醒覺了的心思則不可能，而且，即使是他的實際底諸部分，也只是逃避這普通底需要，或由拒絕問題，或由接受一粗率底、實用主義底、未啓明底妥協。因爲原本是全‘自然’尋求一和諧，如生命與物質在其自有的境域中，一如心思在其知見之安排中。所供給的材料之顯似底紛亂愈大，或必加運用的原素顯似愈相乖反，甚且至於不可調協的矛盾，則其刺激也愈強，而且牠驅策向一更深微更有能性的秩序，非尋常從一番不如此艱難底努力可得者。活動底‘生命’與一形體的材料相調和，其中活動本身的情形似是慣性了，乃是‘自然’已解決的一矛盾問題，她常求在更大底複雜性上解決得愈好；因問題的完善解決，將是一充分組織了的、支持着心思的動物身體之物質底長生不死。知覺底心思和知覺底意志，與一形體和一生命相調和，而牠們在本身中非顯然自知覺，至多只堪有一機械底或下知覺底意志，這是另一矛盾問題，‘自然’已解決而產生可驚底結果了，而且她常懷對更高底奇蹟，因爲她的究極底神奇變現，將是一動物知覺性不更尋求却已具有‘真理’和‘光明’，而有實用底全能，生於直接底已完善化的知識之具備的。然則不但人類和合更高底矛盾這向上底衝動本身合乎理性，亦且牠是一律則和一番努力的唯一合邏輯的圓成，似是‘自然’的基本方法，和她的宇宙底努力之正當意義的。

我們說起‘物質’中‘生命’的進化，‘物質’中‘心思’的進化，但

‘進化’這一名詞，僅是牒出了現相而未加解釋。因為好像沒有理由，為什麼‘生命’要從物質原素進化出，或‘心思’要從生命的形體進化出，除非我們接受‘韋檀多’學的答案，說‘生命’原已內含於‘物質’中，‘心思’原已內含於‘生命’中，因為在真元上，‘物質’是隱蔽了的‘生命’之一形式，‘生命’是隱蔽了的‘知覺性’之一形式。然則好像無礙於在這一聯串推理中，進一步承認心思知覺性本身，可能只是出乎‘心思’以外的諸高等境界之一形式，一隱蔽。在那情形下，人的不可克服的衝動，要趨向‘上帝’，‘光明’，‘幸福’，‘自由’，‘永生’，在此一聯串之適當處，自呈其只簡單是‘自然’正擬超出‘心思’而進化的迫切衝動，也像她所植於某些‘物質’形式中的向‘生命’之衝動，或她所植於某些‘生命’形式中的向‘心思’之衝動，同樣自然，真實，而且正當。如于彼，亦于此，衝動多少是幽暗地存在於她的各個器皿中，具備一永是上升的系統在其自要‘是為’的意志之權能中的；如于彼，亦于此，是漸漸進化出且必至充分進化出必需底器根與官能。如向‘心思’的衝動，是從在礦物和植物中的‘生命’之漸有感性底反應起，一直排列到在人中的充分組織，同樣的，在人本身也有同此一上昇的系統，有一高等且神聖底生命之準備，倘若沒有更多什麼的話。動物是一活底實驗室，據說‘自然’在其中製出了人。人自身很可能是一思惟底活實驗室，其中以其自知的合作，‘自然’志在製作出超人，神。或者，我們毋寧說，是要顯示上帝呢？因為，倘若進化是‘自然’進步地顯示出在她內中眠藏者，工作者，已內化者，則進化亦是‘自然’之祕密為‘自然’者之顯明底實踐。然則我們不能要她在她的進化之某階段上停頓下來；如或她表示任何原意，或作任何努力，要超越出去，我們既無權與宗教家同斥其為顛倒，僭越，亦無權與理性主義者同斥其為疾病，瘋癲。倘若這是真：‘精神’是內含於‘物質’中，而明顯底‘自然’便是祕

密底‘上帝’，則在人本身中神聖者的顯示，在內與在外於‘上帝’的實踐，皆算最高最正當底目標，於地球上人類為可能的。

如是，神聖底生命而在一動物性底身體中，一長生不死底企慕或真實性，而寄寓於一有生死底住宅里，一獨一旦徧是底知覺性，而自表於有範限底心思與分別了的私我中，一超上底，不可下界義底，無時間無空間底‘存在者’，獨使時間與空間與宇宙為可能，而且在這一切中，高等真理可為低下一項所證實，——這永恒底矛盾和永恒底真理，於人類的深惟推理，亦如於其堅住底本能或直覺，皆自證其為正當了。有時有些嘗試是作了，要結束一切邏輯底思想所聲稱為不能解決的問題，要勸導人們將其心思活動，範限於宇宙間牠們的物質生存的應用和切近底問題上，但這類逃避，在效果上皆從來未嘗永久。人類從之退轉，反增強了疑問的衝動，或更猛烈地飢渴於一直接解決。由此飢渴，神祕主義得勢了，新底種種宗教興起，代替了舊宗教。舊宗教是為懷疑論所毀壞了，或奪去了重要性，而懷疑論本身又不能滿足，因為，雖牠職在詰難，却又不願充分究詰。試行否認或窒塞一種真理，因為這真理在其外表工事上仍是幽暗，且太尋常為黑暗主義底迷信或一粗樸底信心所表呈，這嘗試本身便是一種黑暗主義。要逃避一宇宙性底需要，因為這艱苦，難於以當時可觸知底結果證明其正當，亦緩於調制其活動，這逃避的意志，終於必發為對‘自然’的真理之拒絕，對這偉大底‘母親’的隱祕底、更強大底意志之反叛。較好且較合理性的是接受著她不許我們當作了人類而拒絕者，且將其從盲目底本能，幽暗底直覺，勿遽底企慕之境，提昇到理智之光明中來，到一有了訓練的、知覺地自加嚮導的意志中來。若使有任何高等光明，屬照明了的直覺、或自體啓明的真理者，——這，於今在人中是或被阻滯而不能為功，或以間斷底、似從幕後的外窺而活動，或如我們的物質天空

中之北極光偶爾展現，——於此我們也不必怯於願望。因為，好像是這樣方是知覺性的次一高等境界，而‘心思’不過是一形式，一障礙，而且，經由那光明之輝煌，正可有我們的進步底自我增大之路，達到無論那一最高境界是人類的究竟歸宿處。

第二章 兩種否定

甲 唯物論的否定

肯定世間之神聖生命，與生死界中之一永生底意義，這一說不能有根據，除非我們認定不但有永恒底‘精神’爲此軀體宅舍之寄寓者，著此容易變換的袍服，且更承認所以成之之‘物質’，是一合宜而且高華底質料，‘他’常以織造‘他’的衣袍，迴復建造‘他’的無盡底一系宅舍的。

即使這樣，也不够保障我們從軀殼中的生命不作退轉，除非我們與諸奧義書同其見解，見到現相之後，真性之中，這存在之兩極端原爲一體，而我們能用正同古書中一樣的話，說‘物質亦即是大梵’，且能充分推許此雄強擬議之價值，以謂物質世界，乃‘神聖本體’之外表軀殼。而這仍是不够的，——因這兩端既顯似如此遙隔，——認其爲一體亦不足以說服理性底智識，倘若我們不肯承認‘精神’與‘物質’間有一系上升的階層，爲‘生命’，‘心思’，‘超心思’，及聯繫‘心思’與‘超心思’的若干等級。否則，這二者必出現爲不可妥協的仇敵，以不快樂底婚姻聯於一處，而離婚是唯一合理的解決。視之爲一，在名相中彼此互代而表述之，成了‘思想’上不自然底虛構，與事實的邏輯相違，只在非理性底神祕主義方有可能。

若使我們僅認定一純粹底“精神”，和一機械底無知底物質或力量，名其曰‘上帝’或‘神靈’，另一曰‘自然’，究極必然會是我們或則否認‘上帝’，或則背棄‘自然’。爲了思想與生命，則勢必揀

擇其一。‘思想’來而否定其一，以爲想像之虛幻；或否定其另一，以爲識感之虛幻。‘生命’來而固定於非物質者上，在一種厭離中或自忘之極喜中逃避其自體，或則否認牠本身之永生性，取道則離乎上帝而趨向動物。數論(Sankhya)之‘神我’與‘自性’，即被動底光明底‘神靈’，與其機械地活動底‘能力’，了無相通之處，甚至其相對底慣性諸態亦然；其對反，只可由其慣性發動着的‘活動’之止息以歸於不變之‘止寂’而銷除，在其上嘗投以一系無生發底影像而無功者。商羯羅(Sankara)的離言底不活動底‘自我’，和他的各種名色的‘摩耶’，皆同樣是相違異而不可調叶的多元體；牠們的嚴酷底對反，只能以種種幻相鎔解於永恒‘玄默’之唯一‘真理’中而止息。

唯物論者却有一較容易底場合。他可以否定‘精神’，以達到一較易說服人的簡單論斷，達到真一元論，‘物質’之一元，或否則‘力量’之一元。但在此陳說之嚴格性中，他却不能永遠堅持其說。他亦復歸結到立下一不可知者，與被動底‘神我’或玄默底‘自我’同樣無動，同樣與已知之宇宙相距遙遠。這沒有什麼用處，只是以虛應底退步而脫略‘思想’的嚴格要求，或立爲一種理由，以拒絕究詰範圍之推廣。

因此，在這些枯瘠底矛盾上，人類心思不能滿足了。牠必常要尋求一完全底肯定；而且只能由光明底調協而尋得之。要達到那調協，牠必須度越各個等級，我們的內中知覺性所加於我們的，或以客觀底分析方法，加於‘生命’和‘心思’，一如加之於‘物質’，或以主觀底綜合與照明，達到究竟一體之休止，而不否定明表底多體之能力。只能在這麼一種完全且至大底肯定中，生存之千端萬緒似是相反對的事實，可能融洽和諧，而多方衝突之力，統治着我們的思想和生活的，可以發現那中心底‘真理’，爲此種種力量在世間

原是要徵表出且分別實踐着的。只是這樣，然後我們的‘思想’，既達到一真實底中心了，不更作圓圈旋轉，乃能像奧義書中所說的‘大梵’一樣工作，即算在其遊戲及其偏世界的周流中，也仍其固定而且安穩，而我們的人生，既知道其目標了，乃能以一嚴肅與靜定底喜樂爲之役，一如以一依旋律推轉着的能力一樣。

但時若那旋律一旦被擾動了，則當分別試驗這兩大對反者，各於其至極底道理上，這是需要而且有益的。這是心思的自然底路，更完善地回到牠所失去的肯定。在路上牠可試行休息於中間底階段上，將一切事物縮減到一原始底‘生命能力’，或‘感覺’，或‘理念’的名相中；但這些無外底解決，總使人有一種非真實之感。牠們可能一時滿足唯從事於純理念的邏輯推理，但牠們不能滿足心思的實在性之感識。因爲心思知道，在牠本身以後，有點什麼不是那‘~~理念~~’者；而另~~一方面~~，牠知道在牠本身中，有點什麼是多於‘~~生命的氣息~~’者。或者‘~~精神~~’，或者‘物質’，有一時能使牠得到一點究極底真實性之感覺，但~~對於~~於此二者中間的任何原則却不能。然則牠~~必須~~究盡兩端，然後能~~有~~結果地回到整個。因爲智識，在牠的原本性質上，~~既使~~使一種在生存上只能清晰看到一部分一部分的意識，又~~使~~使一種語言，~~也~~只是當其謹慎分別和界劃時方能弄個清楚，這智識，在牠面前既有此諸基本原則之多方，則不得不無情地、當其尋求一體性時、銷滅一切以歸於一了。實際牠是試行爲了擁護這一個，乃排斥其餘的多個。要看到牠們的同一性的真實源頭，而不用這除外底辦法，牠必須或則已超越出自體，或則已巡徧了一周環，只發現一切皆同等自加銷滅而歸到‘彼’，‘牠’，離乎界義或敘述者，却不但是真實、亦且是可達到者。無論我們行那一條路，‘彼’常是我們所達到的盡頭；只若我們拒絕走完這道路方能避免‘彼’。

然則這是好徵兆了，在許多實驗和文字上的解決之後，我們却

發現我們自己今茲立於二者之前，唯有這二者久已通過經驗的最嚴厲底考試，是這兩極端；而在經驗的盡頭，兩者却要達到一結果，爲人類的普遍底本能——那隱蔽了的裁判官，哨兵，宇宙底‘真理’的‘精神’之代表——所拒絕，認爲不對或不能滿意。在歐洲和在印度，相當地，各有其唯物論者的否定，與出世土的拒絕，而皆欲自詡爲唯一真理，而且以之統治‘人生’這概念。在印度，倘使那結果是大大聚積了‘精神’之財富，——或多少聚積了一點點，——那亦復是‘人生’之大破產；在歐洲，財富之充盈與世界的權力和物資之勝利底統治，也進到‘精神’事物之同樣底破產。而智識，嘗欲以‘物質’這唯一名詞而解決一切問題者，也未能在所得到的答案上得到滿足。

然則時候已成熟了，世界的傾向趨於在思想上、和內在外在的經驗上之一新底、概括底肯定，趨於這肯定的引論。即在一完整底人類生存中的新底、富足底自我圓成，爲了個人；爲了民族。

從‘精神’與‘物質’與此二者所代表的‘不可知者’的關係上之差別，也生起效能上的差別，在物質底否定和精神底否定上。唯物論者的否定，雖比較固執，且頓見成功，能更順利訴之於一般民衆，然較之出世土的引人入勝而又有危險性的拒絕，終不如其經久且有效能。因爲在牠本身上，便負戴了牠自體的救治。牠的最雄強底原素，便是‘不可知論’，這，承認一切顯示後之‘不可知者’，遂引伸其範圍，直到牠概括一切只是未知者。牠的前提是生理諸識，皆‘知識’的唯一工具，而‘理性’，雖在其最廣遠最強力底飛騰，也逃不出諸識的範疇，牠必常時且唯獨處理牠們所供給或所提示的事實，而此等提示又必常維繫於其所自來；我們不能出此以外，我們不能用之作爲一橋梁，以度到另一領域中，其間有較強力且少範圍的官能在活動的，於是必須建置另一種探討。